

御定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至卷九十三

品行部

謹慎

識鑒

明智

高隱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品行部五

謹慎

繩繩乎慎其所先

管子故君子慎其所先也注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

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

畏事畏言

管子有事

亦事也吾不欲為事吾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若畏四鄰

老子猶兮慎終如

始老子則無敗事不得罪於比俗之人

荀子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其身以卜十非也

柔從若蒲葦

荀子與時屈伸

懾怯 **鞫錄** 荀子孝悌原慤一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也夫鞫錄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注** 鞫錄 謂自檢束也 **慮謙慮險** 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平則謂自檢束也 **慮謙慮險** 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平則

是以百舉 **省求多功** 荀子一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莫敢愉綏** 呂氏春而不陷也

慎職而 **若行獨梁** 淮南子故不為無人不競其容 **誤書** 史記萬石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日中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按** 建萬石君長

子 **以策數馬**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為簡易 **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 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矣然猶如此 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 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僕射竊識視之 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漢書孔光傳或一光一省中一皆何木 **焚草** 晉書羊祜傳其也光嘿一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嘉謀讜議皆一

其故 **口不臧否人物** 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 **絕不與人**

世莫聞 **交書** 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 晉書蔡謨傳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慎之福之根曰是何傷禍之門 宋書傅亮傳語有之曰

亮演慎論中語 **漢世孔光** 宋書謝弘微傳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

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齊書王

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齊書王

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 **如樹**

必夙夜早起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

必夙夜早起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

必夙夜早起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

必夙夜早起 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

網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此中惟宜

飲酒齊書謝瀹傳兄肅為吳興瀹於征虜梁書果食未嘗舉箸呂僧

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

所醉取一柑見口不言禁中之事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

於張黎而廉不及也功名等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書高允傳允

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雖明於曆數初

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乃削藁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

止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滅草家人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

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畫履虎尾踐薄冰注頌其下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

盈而戒冲遇而慮滯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

夫天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

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謗於羣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無侵優曲躬累足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

遊獨逝見此學可知不可言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角解元象至於私室輒

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

也如此志如死灰形如委衣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

金人三緘 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一焉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不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卷舌 焦氏易林 遁世仁德不舍

蹈凌 焦氏易林履冰 雖困不窮

播鼓登巖 段成式西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

摩兜韃 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

卒無憂凶

摩兜韃 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

摩兜韃慎莫言疑此亦

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因話錄韓僕射臯自黃門以來

三世傳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手臥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

書 朱弁曲洧舊聞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

脫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

忍默怨退 陶宗儀輟耕錄睦人邵元同先生嘗作

止之道 南齊書

善意明智 公與晉仲閩門而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四

善意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償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小人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經之色也謬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

同以微射明見上識管子朋之為人好十而下問聖人畏微

管子一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

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究理而

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淵色自詰見金心管子上

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金之為物彌精以之為用彌明故此心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注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故以言焉

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照之則美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惡不隱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

小十之謂周注一則為龍一則為蛇管子長目飛耳管子再目

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

日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老子見小老子注萌芽未動禍

智事古者明見小老子注萌芽未動禍

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

魄桃晏子公

孫接田

管子一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

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究理而

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淵色自詰見金心管子上

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金之為物彌精以之為用彌明故此心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注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故以言焉

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照之則美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惡不隱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

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
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
禮因請公使人少之三日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
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
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鬪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
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
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常
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
操驂尾右挈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
龍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三子何不反桃
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
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
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
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

鬼谷子

轉圓者無窮之計也

損兌法靈著

鬼谷子

損兌者機

危之燭遠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圖尺
決也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滑疑之耀

莊子是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

莊子至人之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
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

人之心靜乎

知落天地辯雕萬物

莊子古之王天下者

也非雖不自說也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

吳子臣不自慮

君何言

先物行先理動

韓非子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與心違
師馬與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也于老一恐以我滿貫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

答曰吾其也遂伴亡爪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荀子知則明通而類注類謂知統類也若端拜而

議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審一二荀子故曰欲

今日欲知億注言其從容不勞也宗原應變荀子

萬則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圖迴天下於掌上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

是然後聖人也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明參日月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

義分是非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精於道精於物荀子農精

涓涓紛紛孰知其形大滿精於道精於物荀子農精

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於田而不

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

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者也

可治三官見請寢邱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者也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

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

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

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俗也東南嚮而唾應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

因如吳長見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所唱適宜走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

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

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一一一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身盛心心盛智

呂氏春秋下以一一一以一一一若暗夜燭燎

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一一一而一一一也

客武色

呂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一一一始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傲

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

智若鏃矢

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呂氏春秋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

見舌觀

景淮南子老子學商容一一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景子一一柱而知持後矣注形可亡而影不可傷見老聃受教一言精日上於天耳下於淵揚子一一恭測日日上耳

神一一鈍聞條達

反一無迹因貳以濟

文中子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

極也子曰一一庸非藏別族為輔氏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乎一一能無彰乎

別族為輔氏

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

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
 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
 滅弗聽知果一於太史一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戰

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
 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曰一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

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常山得符史

趙世家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一上求無所得母卹還

曰已一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語之微言五其應若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

響應聲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

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

能傅合疏鱗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

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

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

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

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一也一我一

小之一是人必封不久矣賤貨貸以自汙史記蕭相國世家
 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客有說相國曰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
 君胡不多買田地一上一君一解衣刺船史記陳丞相世
 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家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
 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

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止史記陳丞相飲醇酒戲婦女世家呂須常

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史記張耳陳餘傳

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史記張耳陳餘傳躡使受答秦滅魏數歲已聞

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史記張耳陳餘傳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史記張耳陳餘傳反用門者以令里中見劉氏安鼂氏

危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七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

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

宗廟不安錯父曰史記鼂錯傳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

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漢書楚

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元王傳醴酒不設見幾而作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

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

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能屈伸後漢書北海靜王興傳睦

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

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

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

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

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

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

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一十一 品行部 明智

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
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一一若此按睦興子剽甲兵

敦儒學後漢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一一帝深然之

譎衆後漢書吳漢傳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
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

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一一未知

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
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

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
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

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見冰堅可度後漢書王霸
傳光武南馳

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虜沱河候吏還白
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

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一一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

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燒廬舍後漢書耿純傳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

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訴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
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

異心迺使訴宿歸一一其一一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
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

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或純雖舉族歸命老弱
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

世祖歎息拔佩刀截馬當匈後漢書鮑永傳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與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

遂駕往永迺一一一一迺止後數日莽築土室潛身後漢
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按永為功曹諫太守趙興
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呂母
老不宜遠遁乃一一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闕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

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一則一則一則一則一則一則公歸計決矣逆為

答記後漢書楊脩傳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一縫裾後漢

書虞詡傳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其小不為危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言覈論後漢書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小水木中事未故宦

林宗及汝南神算後漢書王渙傳又能呂譎數發擿世適平日

袁闕得免焉後漢書姦伏京師稱歎曰為渙有世適平日

即清後漢書李業傳是時健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呂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

並會總說數曹事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瓚性辨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無有忘悞太守奇

其輒復過人意魏志荀攸傳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將人種

閉門種菜蜀志劉先主傳注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將人種

蕪菁曹公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遺

賜衣服悉封留之乃蜜中鼠矢外濕裏燥吳志三嗣主傳注孫

往小沛收合兵眾亮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有申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

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

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情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
 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邪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
 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吳志顧雍傳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
 籌徒下吏以此服之**部曲黃口妻子盡識**
 吳志朱桓傳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
 面數十年不忘之**羊祜豈鳩人者**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不過不作公**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晉書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騰見幸於**
 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
 若不合意**得疎外可不與俱死**
 晉書楊駿傳崩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
 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
 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

未不然傾宗**投傳而去**
 晉書山濤傳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覆族其能久乎
 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醉六**
十日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帝求婚於籍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
 帝求婚於籍籍**以酒廢職**
 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飲**手版擊憤**
 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
 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
 嶠因偽醉以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
 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
 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

由是鳳謀不行而矯得還都乃吐汚衣面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

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于

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酒重水輕手提有異晉書

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

遙呼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

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陽狂行乞晉書慕容超載記超

姚氏所錄乃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拘以

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悔匿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

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日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宋書

之傳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宋書

不相詭答十萬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

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及琛詭對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宋書孔顓

上甚喜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

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

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

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齊書

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傳琰傳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掛

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

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私具櫓數百張梁書

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木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才智縱橫可謂明

識梁書沈約傳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荆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

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

疑益重焉

庫若有灰非吏罪也

藹傳時

檢之果有積灰時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

稱其博物弘恕焉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脚

南史顧覲之傳殷劉隙著覲之

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

免歸每夜常於

家人竊異之而莫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施文慶傳

曉其意及義康徙廣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

劉覽傳性聰敏尚書令史

心算口占應時條理

南史施文慶傳

七百八

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

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

大被親幸

郭門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

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

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

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有十者前曰此十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
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欸引靈之又於
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身短慮長魏書陸侯傳拜散騎
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訖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
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
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
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
聞之大驚即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
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
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
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
威則人懷怨對怨對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卜乃卜何
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馘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馘
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其父

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見介焉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

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郎苗始舉

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

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
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闔排疎賔直
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
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
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
踵矣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
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
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楊使君有千里眼
魏書楊逸傳逸
為政愛人尤憎

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非不

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

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周書梁臺傳臺性疎

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通恕已待物至於蒞

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中國神智人周書史寧傳突厥

畏憚之咸曰此五事同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

口誦目數耳聽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舊唐書襄武王琛

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

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

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

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灼龜遽投地舊唐書張公謹傳太宗

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

願大王思之太千里對面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在秦府十數

宗深然其言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

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手舊唐書裴淮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

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陽怒鼓人失節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

知名號為州秀實掌留後璘既奉詔徒

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
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侯嚴警
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
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
里知軍情舊唐書柳渾傳渾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
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
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
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
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卽
遞其表以示渾詰且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
戎之自此
逸臯葬棺舊唐書權德輿傳父臯字士繇安祿山
驟加禮異
假其才名表爲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
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
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
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
已暗瞪暮而瞑暮乃勉哀手自含襲既

者利若青萍舊唐書李德裕傳贊
如公素揣唐書江夏郡于道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
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爲房李下官尚書常鬱
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
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旣而君集反帝笑曰

馬步返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
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

貪者何望得無惹苴嫌唐書蕭倣傳
子廩字富侯

如見錢流地上唐書劉晏
傳諸道巡

日卽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
露齋必貯以囊笥

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以鞭算見口記

物色千人無差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斧斫

佛牙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

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

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

文牒口占立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

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脩起居注粘割幹特刺就問狀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

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

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

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

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

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

人前帶神光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

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

彼必許勾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勾踐即得平吳

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

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黃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物動知化事興知歸

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漁者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一 品行部 明智

仁人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不知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

者下民多曠夫餘行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

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

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

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忻欣大悅鄰國歸之

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嚴遵道德指歸論身體居一

國賴之可謂仁智矣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

不可劉熙釋名猶誦摘也如醫別

聞人賦摘人賦知疾之意見事者之稱也

史疑也明也也吾聞君

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

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

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

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

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聖人淳耀能

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

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

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兼二美

兩遂見元慮速捷見識韜諳之權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

不貴法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

教之常辨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

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

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

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

及夔曠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

操刀持楯以身分之王粲英雄記鈔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

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

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一

兵遂徙屯 **閻解神解** 劉義慶世說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

於半州 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

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院為始平太守 **佛汗**

止 李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邊命駕

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為簿書籍其 **盧郎**

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

中可告 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

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

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

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

來也 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

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

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

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

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 **談馬礪畢王田數七**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

密親有知者 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馱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

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

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

立字此亦楊脩辯蠶曰之比也 **人臣之家安得十奩** 邵伯溫聞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

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 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值玉食 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

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

獻翰謂諸將曰蟹非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

也且多足吾豈不知子夜

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六一六一本欲杖汝春不計事也

耶道士駭惶而退

精熟兩畢王田樓子

或朴野味之學書律錄

宋嘗言飲人

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

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

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

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

論人者又必以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

品行部

識鑒

一

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必一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褻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按師秦伯襲鄭之師贖人

拯溺 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一魯一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

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入矣子路一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

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能名其種不失其情** 淮南子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參以似者** 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

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一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一

歐冶良工碧盧或云砮砮 **參以似者** 焉難曰泰山之與螳垤江

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 **桑陰未移知其足師晷景未**

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 **倚難也嗚呼能** 為無難

改腹心已委 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一而一而一矣 **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 抱朴子夫惟大明元鑒幽微靈銓揣 **安劉氏**

者必勃 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 **獨視偉平** 史記陳丞相世家

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

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

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

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

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

母 **語嘗移日** 史記夏侯嬰傳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 **何因當**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一未不一也

史記卷之二十一 品行部 識鑒

有大水一日暴至

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

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

子與相見戒曰

著王命論

漢書敘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

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顧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竝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

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呂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

救時難

往時會宛當應

後漢書鄧晨傳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

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

德薄厚不巨大小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

其一子前言曰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上取於天而後取於民光武
悅請間趙殿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

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
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
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
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辨也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呂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
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
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呂集其大計光武大悅贊好時經武能盡
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後漢書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
趨後漢書鉞期傳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
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

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奪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趨眾皆
披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境界
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
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呂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
下誰敢不從光武笑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

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呂為既至當握手歡
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呂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
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呂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備人形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

不如專意東方

見知帝王自有

真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
 壯歡語移時結友而別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之壇共小史雍邱黃真與一
 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視子非賣
 餅者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
 郡人呂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
 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
 之玆果收岐家屬親宗陷呂重法盡殺之岐遂避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
 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
 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日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

呂實告之遂呂俱歸嵩先入自母日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
 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兒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
 滅因赦乃出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後漢書郭太傳王
 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呂訪才行所
 宜林宗曰然違方改務亦
 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恐守道不篤
 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允字子艾濟陰人
 也呂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
 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呂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
 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許郭
 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呂此廢於時勸字子將汝南平
 輿人也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枳棘
 竝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按郭謂郭太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 一品行部 識鑒 五

非鸞鳳所栖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曰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君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君才足以對千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

飛名譽皆主簿後耳**自比管樂謂為信然**蜀志諸葛亮傳亮

於一仲一毅時人莫之許也雅博陵崔州**冰鏡**蜀志龐統傳注

平穎州徐庶元直與亮友善曰**有公卿量**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注

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人倫臧否**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

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

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

之十其後廣果歷九卿三**俱知名並有**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

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侏儒一節**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俱知名並有**侏儒一節**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可以擒侏儒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侏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辨論之才所以知之者侏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一一觀一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足稱此刀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

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

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

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一一覽後奕世多賢

才與於**敗俗傷化必此人**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

江左矣**破蜀必矣而皆不還**晉書劉寔

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山公啟事**晉

大位然中**山公啟事**晉

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

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晉書王

各為題目時稱**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晉書王

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必能與卿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

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明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也**鄭公業為不亡**晉書鄭

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袁少孤早有識眾所未知獨引為友晉書

鑒荀攸見之曰也**卿當為一代英雄**周浚

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也**終當有大名**晉書

浚也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陶侃**此人非凡器**侃傳時

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

傳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

曰君也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

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也**江左自有管夷吾**晉書溫嶠傳

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於時江左草**此輩宜束之高閣**晉書

談歡然曰也吾復何慮

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庾翼

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也俟天下

太平然後**履屐間亦得其任**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疆盛邊境

議其任耳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州吏中有令僕才**晉書顧和

才雖也所以知之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也**阿大非爾友**晉書王蘊傳蘊素嗜

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
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
連不得歸蘊曰恐非也阿大

舉手謝城

晉書郭瑀傳

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為知人
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
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
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
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
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
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
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王敦傳洗馬潘

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

此君小異

晉書孟嘉傳嘉

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
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

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
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
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

非池中物

晉書劉元海載記

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
龍得雲雨復也按恂孔恂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石勒

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
謂左右曰向者胡雛也恐將為天下之患馳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

勒已去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
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少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
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

落落有端貳才

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

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也遇風塵之會必有

凌霄之志

晉書慕容垂載記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

所欲按此權

徐郎是令僕人

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

之藏退語舍曰汝宜善自結

成門戶者此兒

梁書王茂傳茂

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庇民定霸其吾君乎

梁書柳慶

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

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

必起

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

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

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

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

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

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

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

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聞之心喜

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

興於吾州 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

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

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

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

二子自結於高祖 難可輕襲衣裾 梁書徐勉傳琅邪王元長

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

後當見憶 梁書南

傳績子父理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

贈之貞怪其故不受父理曰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

父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父理其

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識鑒

行部

識鑒

識鑒

卿必居此 梁書袁昂傳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

知邱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 梁書何點傳點雅有人倫識見多所甄拔一吳

吐食覆醢 梁書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

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 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

獲為居士服 陳書虞寄傳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

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

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

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

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

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

慮禍及已乃 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復

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扶寄出寄曰

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 所縱火 **命有所懸避欲安往** 見天上石

麒麟 陳書徐陵傳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 **黑頭**

三公當此人 魏書宗室或傳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 **當準**

的人物 魏書宗室孚傳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 **恨吾**

徒衰暮不及見耳 **佳士終不久屈** 魏書李訢傳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

崔公其不免 魏書高允傳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

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

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
恬曰平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識邢宋

於童稚之中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
親敬焉又竊一弁竊謂終當遠

致世稱**曲為體練**魏書蔣少游傳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
其知人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

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以子孫為託**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
高允李冲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

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便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

用**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
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

後當大成位望通與吾門在二子也

顯北齊書邢邵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
子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

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聳壑凌霄**舊唐書房元齡傳
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年十八本州舉進
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
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
耳王勃盧照隣駱賓王竝以文章見

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
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竝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

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
長成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

如其**真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
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

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
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

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
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一 二品行部 識鑒 七

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東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東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字曰慶門舊唐書楊嗣復傳嗣復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

先器識而後文藝舊唐書王勃傳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勳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一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爵祿之器耶

獎目後進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晦資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一人名知

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日角龍廷姓協圖讖唐書唐儉傳見隋政

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一

一一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

選將必奇寵福艾唐書李勣傳臨事一一皆相

湯武之業也

日薄命之人不標鑒通晤唐書王珪傳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

足與成功名知言因謂曰卿一一為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寵辱不驚考中上

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

子史精華

卷九十二

識鑒

三

慶嘉之日...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唐書張守珪傳

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

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

共榻坐謂曰... 傳衣鉢 宋史范質傳舉

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僚屬相期邪 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在十三以

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事州縣邸狀

魯國公皆... 安石甚似王敦 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與疑同云... 抱虎枕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 者眼多白

蛟事變叵測 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

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

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

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 汝非真傭 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如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 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

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日于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

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

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

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真疑耶翁固詰之則

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

唐書張守珪傳

宋史范質傳舉

宋史李師中傳

宋史洪咨夔傳

金史施宜生傳

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

二人非徒兒

識鑒

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

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

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

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

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

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

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

弟乃父子

訶減價乃取林宗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

刀人此乃英雄 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 日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目如秋水必一**

拜卿相 李繁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 **合于蒼龜** 劉肅大唐新

社稷先覺 穉子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 玉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

會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 **取**

茶囊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

則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

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

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

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非不才也

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

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

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 **異日管**

公竝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為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

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亦有一等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

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
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

後竟如
戴花劉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
其言未
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

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
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

之號
以雙筆要而遺之
岳珂程史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

弁鷓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
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日子自得於心亦不能解

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圍之外遇
之明日

聞者皆笑珏不為作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
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

擲地以

激
釋文瑩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
業為費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

欄鄴與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
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

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
盛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

凌忽自情故
奉
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
益清近留鐵縉鈔二百道為縑細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羈轡資

桂玉之費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
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

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羈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
馬即還之
奉
知人之鑒今鈔其比

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千史精華卷八十二
文章有首尾是日必

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德

馮曉最文也奉

一具器之羽翰命

林王之寶 本舉

益書並留難

委身自節效

益歸以孫受

善書然此

公卦類

業為實

縣文望

山程

照向

善與

報承

自連

公乘

欲

孫

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

管子退靜隱 伏

治唐園考扉履

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 不足以補止退處不順

上十十十十十 共恤上令弟 木石之樸 晏子叔向問晏子曰 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進不能事上退不能 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 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 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 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 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 若道謂之狂狂惑者十十十也而道義未戴焉 堂上生蓼

藿門外生荆棘 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 底春被裘拾穗故

哇 列子林類年且百歲 夏食菱菱冬食橡栗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

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 抱甕丈人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為圃哇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哇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

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加洗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 釣魚閒處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 無為而而不為也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

也 深根寧極而待 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

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

曳尾于塗中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削迹捐勢 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責 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

焉 休乎山樊 莊子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

聖人僕 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 見聲銷 見陸沉 見北居畏壘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匏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
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匏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
曰夫匏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對吾無以匏為也曰然穀將
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

亦無益人之國亦一一之類也 **鹿布衣白飯牛** 呂氏春秋魯
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一一之而一一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
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者罪

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 呂氏
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
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

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
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干
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一一之 **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
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一一之得其露

雨一一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
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
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金蓋蓋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
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
身不

見 **負金蓋蓋** 見 **祿隱** 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
願

光山林 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一一一一一
紆鸞

藻 抱朴子遐棲幽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淵** 抱朴子先生
遁抱朴子先生操立斷之鋒

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
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竦迹抱朴子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彈琴

著書講道勸義文中子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

可以具饘粥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會逢其適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文中子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天隱地隱名隱

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注藏其絳人

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其絳人

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世外

國語梁山崩以傳名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

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

其居曰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名伯宗伯宗問

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

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纒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

宗及絳以問名不告請見弗許見長為陶朱戰國策范蠡知之

告而從之上長為陶朱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步當車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

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事以事無罪以當貴
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
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
歸真反樸則處士史記齊太公世家鷓夷子皮史記越世家蠡
終身不辱呂尚隱海濱浮海出齊變姓
蓬累而行史記老子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

之蓬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 **遊戲汗瀆中自快** 史記

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

終身不仕以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快吾志焉 十家貧為大梁 **藏於博徒賣漿家** 史記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 薛公藏於 公子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二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平原君乃 **懷獨行君子之德** 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

免冠謝固留公子 **避世金馬門** 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

義不苟合當世 中可以不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天新雨

中蒿廬之下 按此東方朔語 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 **種瓜長安城**

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 按二大夫賈誼宋忠 **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 **吳市門卒** 漢書梅福傳

侯秦破為布衣貧 於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待天下之定** 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

以——也自高祖聞而名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序君平卜筮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而——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

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可見而不可

誦見 欲守箕山之節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 采榮南山漢書

傳四皓 漁釣一壑栖遲一邱漢書敘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網不與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 師友造化 見 頤志弗營

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安邱丈人後漢書耿弇傳注

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 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 安邱丈人稽康聖賢高士傳

曰安邱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 號曰——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 也 入雲陽山採藥不返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

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 漁釣自娛後漢書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名延惲於是乃去從敬
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
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
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鄭敬延繇延 父老堯舜 見來歸松

子見懷歸藪澤脩其故志

後漢書郎顛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

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掩目盥耳草耕
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矣

木茹

後漢書崔駰傳士或——而淵潛或——而長饑

守東岡之陂

後漢

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
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

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乎燮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以被韜面後漢書姜肱傳
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後與徐穉俱徵
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絕迹梁碭間
聞——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之——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因樹為屋
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是堙暖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贊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
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

窮退
枕山棲谷
後漢書黃瓊傳誠遂欲擬迹巢由斯則可矣
榮華邱壑

甘足枯槁
後漢書黨錮傳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
驅豕入

草不顧
後漢書孫期傳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
有布衣

之心
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逢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

披羊裘釣澤中
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光以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入霸陵山
後漢書

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君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足加帝腹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光以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入霸陵山
後漢書

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

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君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足加帝腹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光以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入霸陵山
後漢書

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

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見**采藥名山口不二價**後漢書韓康傳

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韓康字伯林

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

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曰安車聘之使

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

發至亭亭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中

目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

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

免且為事所居俗化百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

姓美之號

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詘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

得而見後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

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鹿門采藥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

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

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

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山因

而已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

志元霄潛默幽岫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

一貪居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 角巾東路 晉書

山水棲遲邱壑狗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 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

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歸故里為容棺之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 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

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 晉書

秀曰以為 傳秀應本郡計入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自稱草

莽臣 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 含華隱曜 晉書張協傳冲

逼不已謚上疏

嘉遜龍蟠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 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

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

枕流欲 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 遂初 晉書孫綽

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 蹲踞齧胡餅 晉書王長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 賦以致其意 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

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

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刺史知其不屈

禮遣 隱初在我不在於物 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

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

賢乃起應名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

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

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 衣木葉食樹果 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

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鐘

跡銷聲

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
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宣子之

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晉書張翰傳齊王

並通儒之高尚者也周辟為大司馬東

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耳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晉書何準傳高尙

名爵乎遂命駕而歸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玉輝水潔川

亭嶽峙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

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驚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脩身

自保悔吝弗生詩人編草為裳被髮自覆晉書孫登傳孫登字

考槃之歌抑在茲矣公和汲郡共人也無

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拘嫌蠶以資養晉書夏統傳養

則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荷擔入蜀晉書董養傳與妻指

或至海邊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

翔鴻縵備禮徵之瑀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含味

獨遊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

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達執操貞厲一鹿自偶晉書陶淡傳於長

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五柳先生晉書陶潛傳嘗著

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沙臨湘山中結廬

居之養白以親故有傳以自況曰

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

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年解印 去縣 **竚意天后睨目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欒危桂榮

氣愛魂非 但土石侯卿腐鳩梁 **棲邱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

炳為主簿 不起問其故答曰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

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太寵思延賢彥而免且潛處考槃未臻側席邱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

一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 **潯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閑居讀老

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

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貂裘採藥** 宋書王弘之傳敬弘嘗解一一與之即著

以一一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 **亦不自得得亦不賣** 見 **留止三載**

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一一共卜遂

反不告姓 停一一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

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一一以一一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 **為人外之** 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遊 見 **茅屋蓬戶庭草蕪徑** 見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

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疑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子史精義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客

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箸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箸為業以樵箸置道頭

輒為行人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一而去

滅景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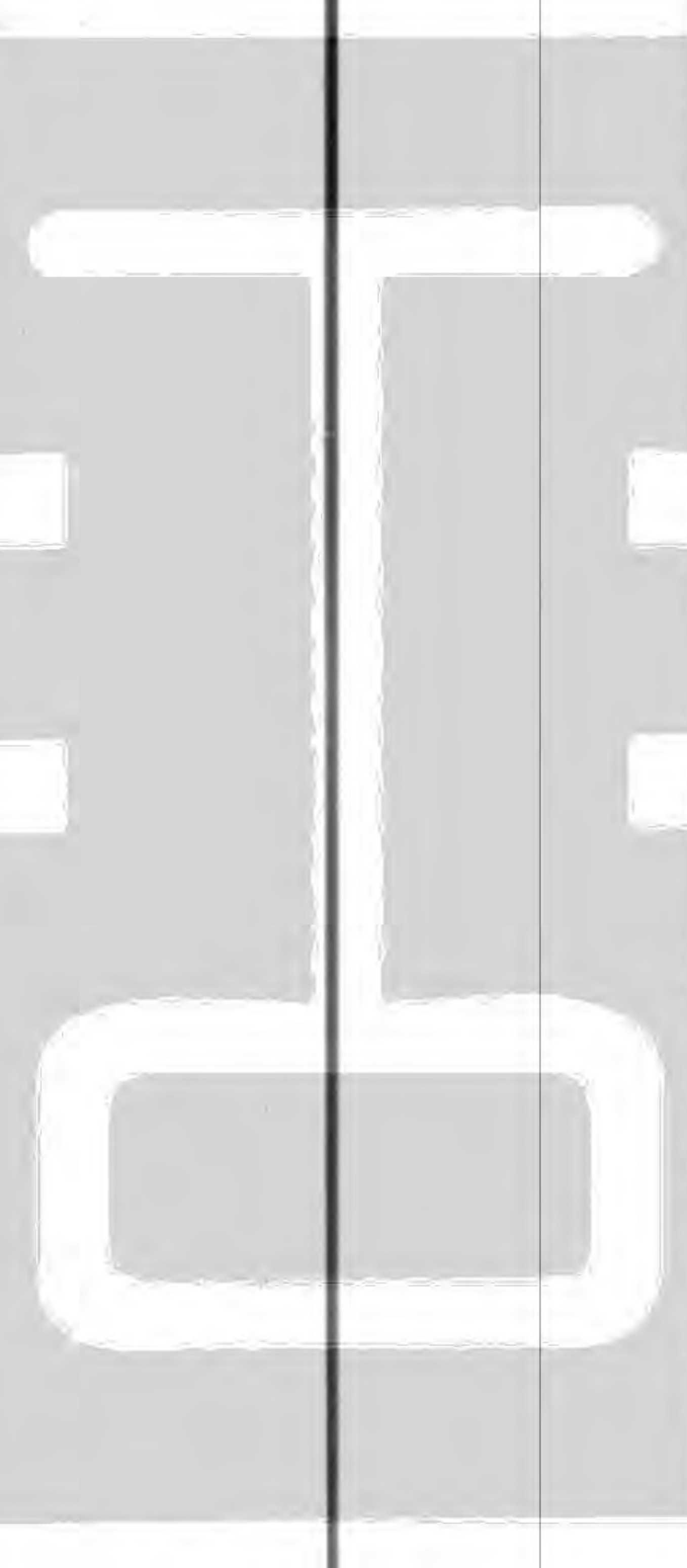
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一而一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一風猷

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躄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

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

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

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莫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雲棲見却粒食霞上唯朋松

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石見堯之外臣亦

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

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

戴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京口二隱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

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寺性同鱗

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

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等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閉影梁書

望而嘆曰其雖其甚人為名流所欽尚如此陶弘景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

奉朝請雖在朱門不交外物梁書陶弘景傳有時挂檄於樹梁書劉訐傳張稷辟為主

而逃築室白山不入籬門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

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未有板刺無容拜謁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何胤

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孝隱士

南史何點傳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

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

率到好狎人物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姿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

論以點為弟弟肩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小隱士見游俠處士

見三隱南史劉訐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

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席松葉枕白石南史關

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康之傳

也其釣非釣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潯陽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

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

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
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
河水泱泱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見夷

白 南史吳芑傳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
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
可不謂之 **山中宰相** 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
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 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邱園昧跡板築
舒卷從時者宜廣芟帛緝和鼎鼐 **松**

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
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 **憚於栖屑** 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
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

繆提攜道趣每請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胡叟傳家於
遼遠實不出城邑 密雲蓬室草筵惟

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 **徵君** 魏書張僧皓傳僧皓
志意所栖謝其高矣 字山客歷涉羣書工

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
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 **不如莊周散木** 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
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

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 **情均郊野** 魏書盧景裕
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傳其叔父同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

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逍遙公** 周書韋夙傳韋
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 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夙字敬遠志尚
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
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夙

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負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實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頽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實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見拾遺粒織落毛 隋書隱逸傳序

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 葛巾擁被 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

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庭

室蕪曠 見朱居士履

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寶軌之

鎮益州也聞而名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

竹溪六逸 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

伊川田父 舊唐書郝士美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

草芥貂蟬錙銖纓紱 舊唐書武攸緒傳

許由東鄰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

遙林磴傲睨箕穎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

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
衣田冠出拜帝命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此得佳否
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
幸得逍遙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山衣田冠見泉石膏

盲煙霞痼疾見騎牛帶瓢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

號為山臣以忠信奉見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

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鴻一敢洗心激流舊唐書

書盧鴻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
以鎮其操一以一其一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光用保

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絕學棄智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
克應嘉名雖行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

高於尚齒所須松樹清泉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

山中不乏高耐辱居士唐書司空圖傳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

宗與天后甚尊敬之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

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
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毫而贖三
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因自目為高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

為立於亭號其山為煙波釣徒唐書張志和傳居

亦以自號浮家泛宅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

願為處士墅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江湖散人
往來苕霅間王屋山人號其居曰江湖散人
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
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

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天隨子甫里先生見三高士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日以爲一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遙先生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名之皆不起賜號
方山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

雲溪醉侯宋史種放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
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

望雲危坐宋史種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別爲堂於峯頂盡日

退士宋史種放傳多爲歌詩自稱嘗作傳以述其志
篋叟醬翁宋史譙定傳初程頤之父珣嘗守廣漢頤

與兄顯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篋種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

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

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一歲山居過遼史蕭扎刺傳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

半遼史蕭扎刺傳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頤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扎刺自是家於頤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

二逸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重之目曰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

志在長林豐草金史趙質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嫌焉官奴然之時稱

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高隱高隱

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 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 **骨節戛戛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

外事有扣之者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

輒不復語云 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

間喧傳 **漁丈人** 吳越春秋子胥曰請丈人姓氏

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 富貴莫相忘也

棄蔬立稿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喪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喪廉毀然且不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上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上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 **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 其 **卷領** 焦氏易林 遁世仁德 **披裘而薪** 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

不害 **三聖** 攸同周國茂興 **者** 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

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

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 **有客縕袍** 黃

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天祿閣外史**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

見叔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

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 **拂衣若振葉** 黃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

臯二子聞而凄然 **度** 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

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袁宏此許務之耿光而顏籙之淑節也後漢顧視榮名忽若脫履袁宏

紀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嚴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

棲歸神咀嚼元氣袁宏後漢紀吾將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按

此郭泰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廌者隱居頤語也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項在竹中為屋

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茅屋蒿牀裴啟語林田何

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道不仕雲中白鶴配食五嶽

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

學事焉後隱沛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

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

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

絕按由官隱酈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

許由知其真踞餌酈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谿

人也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

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

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兩膝遺懷道卒伍酈道元水

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經注嵩字

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

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

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大雲五色具

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按嵩孔嵩而不雨酈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

酈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幹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傭隱

入自巖幹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窟中則築以成

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軫橋也傳說
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苟愜神心曲渚則可鄴道元水

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
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
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遜釣魚水何必
涓濱然後磻溪磻溪之名斯無嫌矣屠隱

遜釣見鸞鶴同遊孫阮齊躅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廬江
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讞之時

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
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
雲霄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馮贄

雜記凌倚隱衡山往來削竹築室豹林谷王偁東都
事略隱逸

為擔裏似烏鴉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放南山三

傳高憚字文悅聞種放隱終南山憚亦放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不起

友見一卧廬山三十年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陳貺南閩人性沉
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

多師事焉學者絕希縣上之田甘守西山之餓葉夢得石林燕語
楊文公既佯狂逃

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
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
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伯夷抱琴踰垣詹玠遺
史記聞

兄弟當時服其微而婉云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
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遁去使聞

上甚嘆陶宗儀輟耕錄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美之清氣逼人可畏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

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
生既退明日出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

先生方講說目不少一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三 品行部 高隱

子史精華卷九十三

夫史之於世也猶天之有日月也一
主一輔一明一晦一顯一隱一
立言足以垂遠為世法也
夫史之於世也猶天之有日月也一
主一輔一明一晦一顯一隱一
立言足以垂遠為世法也
夫史之於世也猶天之有日月也一
主一輔一明一晦一顯一隱一
立言足以垂遠為世法也



聖賢